



鹦哥岭周边的南开河上建立多个禁渔区。 卢刚 摄

2008年1月,白沙南开乡道银村村边长约300米的河段两头,挂上了几块写有“禁渔区”字样的木板,这是海南鹦哥岭保护区内第一个禁渔区。到2011年9月,保护区周边4个市县的少数民族村民,已在南渡江和昌化江上游地区建立了11个禁渔区。但在鱼类专家陈辈乐的设想中,不但在鹦哥岭,而且在整个海南,都需要更多的禁渔区,让海南的淡水鱼能够从目前沉重的环境生态中解脱出来,获得更多的生存空间。

“2008年1月,我们就是在这个河段设了禁渔区。”道银村村民符国华站在浅水中,有些笨拙地用手势指引着岸上的数十位听众,试图让他们理解道银村建立禁渔区的整个思路。

海南日报记者将视线投射在符国华身后的水潭里,刚放流的红面军鱼已深深潜入水底不见踪影,而一群群小鱼却在远处水面上欢快地游弋。不时还有鱼儿跃出水面,溅起片片水花,铺开串串涟漪。

这是前不久发生在白沙黎族自治县南开乡高峰村道银组的一幕。由香港嘉道理农场和鹦哥岭自然保护区联办的海南鹦哥岭禁渔区推广研讨会正在这里举行。海南多个保护区及鹦哥岭周边市县、乡镇、村庄的代表,现场观摩学习探讨了山区淡水河溪禁渔区的建设问题。

如今,鹦哥岭保护区周边4个市县的少数民族村民,已在南渡江和昌化江上游地区建立了11个禁渔区。在香港嘉道理中国保育主管、鱼类专家陈辈乐的设想中,不但在鹦哥岭保护区,而且在整个海南,都需要更多的类似禁渔区,让海南的淡水鱼能够从目前沉重的环境生态中解脱出来,获得更多的生存空间。

“悲情牌”打动村民禁渔

道银村位于南开河边,这条河是南渡江的源头。在海南岛已记录到的超过110种淡水鱼种中,仅在南开河就发现有48种。但由于以往山区群众毒鱼、炸鱼等掠夺性的过度捕捞,这里的鱼类资源遭到很大破坏,几十公里的河段里甚至很难见到一条手掌大小的鱼。

如何让村民不再对河鱼滥捕滥杀,成为让鹦哥岭保护区管理站挠头的一件事。

“陈辈乐他们在水里拍鱼类照片时,村民们经常好奇地围过来看。”保护区管理站社区科科长王云鹏还记得最初进道银考察鱼类资源时的场景。

正是这一现象启发了大家,他们决定试着在道银村引导村民设立禁渔区。

“花鳗鲡从这么远的地方,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才从海口游到道银来,如果你一下子将它抓住吃了,你觉得它不可怜?”面对着村民,陈辈乐从他们最熟悉的鱼类开始,讲述着各种鱼类的不平凡生涯和可悲的处境,试图用“悲情牌”打动大家。

保护区和嘉道理同仁们,不厌其烦地告诉村民们,之所以现在在河里打不到大鱼,很多祖、父辈时有的鱼类消失了,是因为河水里到处可以撒网,鱼儿们连个藏身的地方都没有,无处可逃的下场就是灭绝。

“这种人性化的说法最有说服力。”陈辈乐说。

由于陈辈乐等人在道银开展的各项社区项目,如环保旱厕、软床猪圈、稻鸭共育等,都取得了效果,在村民心目中获得了信任,因此禁渔区的计划经过一段时间宣传,就由村民们自发在道银建起来了。

在道银村民自己制定的“乡规民约”中,明确要求,禁止外来和本村人在道银村界的河溪中毒、电、炸鱼,网捕和放钓。本村各小组均设立有供鱼类繁殖的“禁渔区”,在禁渔区内禁止任何捕鱼行为。违者按各小组规定处罚,严重者上报上级有关部门处理。

“道银的‘禁渔区’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

禁渔区：淡水鱼正在扩大的生存空间

文/海南日报记者 单憬岗

实习生 黄旭阳



准备放流的红面军鱼。单憬岗 摄



白沙道银村村民符国华在给客人讲解禁渔区。单憬岗 摄

保护区之一。”鹦哥岭森林公安局局长李之龙笑着说,如果这个保护区也有级别,那么它最多属于“村级”。在长约300米的禁渔区河段两头,挂着几块写有“禁渔区”字样的形状各异的木板,就算是保护区的“界碑”了。

“不过这样一来倒减轻了我们森林公安巡逻的负担。”李之龙说,近年来道银村已经成了周边村庄保护环境的模范村庄。

扩散开的禁渔区

红面军鱼学名倒刺鲃,可长到成年人的大腿一般粗,而且肉质肥美,曾经是鹦哥岭北坡黎族同胞的重要鱼类来源。道银村下游,甚至有个村庄的名字叫做“什付”,黎语“红面军鱼”的意思。

老村长符金海还记得,1970年代河中经常可捞到十几斤的大红面军鱼,到1990年代,1斤以上的军鱼都很难见到了,成为年轻一辈村民口中的“古代鱼”。虽然对陈辈乐他们干的事抱有信心,但他的确还是没有想到,禁渔区的效果会如此明显。“不要嫌我们的禁渔区小。才设立三四年,大个头的红面军鱼已经快五六斤了。”

藏在鹦哥岭深山中的道银村所发生的变化,随着保护区有意识地向外宣传,周边的村庄开始坐不住了。

2008年7月,“高峰社区保护协调委员会”成立,同时在方通、方红、坡告3个组设立了禁渔区。高峰村委会和各个村组都效仿道银,制定了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的村规民约。

2009年5月,受道银的影响,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什运乡便问村委会主动联系保护区,要求共同设立禁渔区。

“我从2001年就开始寻找海南墨头鱼,昌化江流域的村民都很肯定以前有墨头鱼。”陈辈乐说,他沿着昌化江流域寻找却一直没有找到。直到2008年才在鹦哥嘴下的一条名为什隆河的小河里面找到。他惊喜的发现,那里有大量墨头鱼正在繁殖,这表明什隆河非常适合墨头鱼生存。

然而好景不长,没多久这里就开始建水库了。

“建水库会改变水文,对墨头鱼的繁殖造成重大影响。”他介绍说,水库蓄水让上游的水变深、变冷,从而让鱼难以繁殖。下游在旱季则可能缺水甚至干涸。而这个水库是否建有让鱼类通过的鱼道还不得而知;即使有鱼道,若设计建设不合理,墨头鱼能否游过去将很难说。

他觉得,必须让这些墨头鱼逃过没顶之灾。

正好便文村提出设立禁渔区,他就带着中小学生们发起了拯救墨头鱼行动。用网从什隆河捞了300多条墨头鱼,放流到同为昌化江流域的便文村的鹦哥河禁渔区中。虽然

这条河并非最理想的栖息地,但由于当地村民意识不断提高,还是可以为墨头鱼保存种群。

就这样,一个一个禁渔区的推广下去,到2011年9月,鹦哥岭保护区摸底调查时发现,保护区及周边已经建立了11个各种形式的禁渔区。

禁渔区的未来

翻开鹦哥岭保护区地图可以发现周边村庄的地名中,有2个字的出现频率很高,一是“南”字,二是“什”字。如“南妹”、“南开”、“什壮”、“什才”、“什付”等等。

在黎话中,“南”就是“水”,“什”就是“鱼”。可见自古河流与鱼类对于黎族同胞的重要性。

“十根指头炸得只剩三四根还在炸鱼,看得让人心疼。”1960年代,知名鱼类学家陈湘舜教授在海南中部山区进行鱼类科考时发现,有很多人用雷管炸鱼,甚至伤及自身。

因此,当他听说如今鹦哥岭周围不少村民的护鱼意识已进步到设立禁渔区的程度时,十分高兴。“鹦哥岭的禁渔区其他地方很少见,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应该支持和鼓励,向其他地方推广。”

正是出于这一目的,今年3月初,鹦哥岭保护区与嘉道理在道银联合召开了一次禁渔区的研讨会。

在这次研讨会上,几个禁渔区的代表交流分享了各自成功的经验,分析了禁渔区项目开展的成败因素,力图找到合理的解决途径;希望进而共同制定出一个科学可操作、可持续的鱼类资源管理计划,为往后的禁渔区建设管理提供宝贵的经验。

鹦哥岭地区禁渔区的发展,也受到了海南其他地区禁渔区的瞩目。这次研讨会,就有来自霸王岭、东寨港、上溪、佳西、番加、茄新等6个保护区的相关负责人。

“我们是专程来取经的。”霸王岭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洪小江说。这次研讨会开后,霸王岭保护区也准备试点搞禁渔区。与霸王岭有同样想法的还有周边多个保护区。

而对于鹦哥岭和嘉道理而言,单一的小范围的禁渔区已经不能满足他们了。研讨会上,他们已经打算联合现有禁渔区,使其形成一个网络,各个禁渔区之间相互协助,不再独立运作。

而且,陈辈乐还打算搞一个专门针对红面军鱼的鱼类保护区。

“海南岛就像一架飞机,生物多样性就是机体,每一种生物就是螺丝、组件。如果海南的生物一个个慢慢绝迹,就像从飞机上抽螺丝,最终飞机会在空中解体。”他如是阐述自己致力保护海南淡水鱼的初衷。 [图]